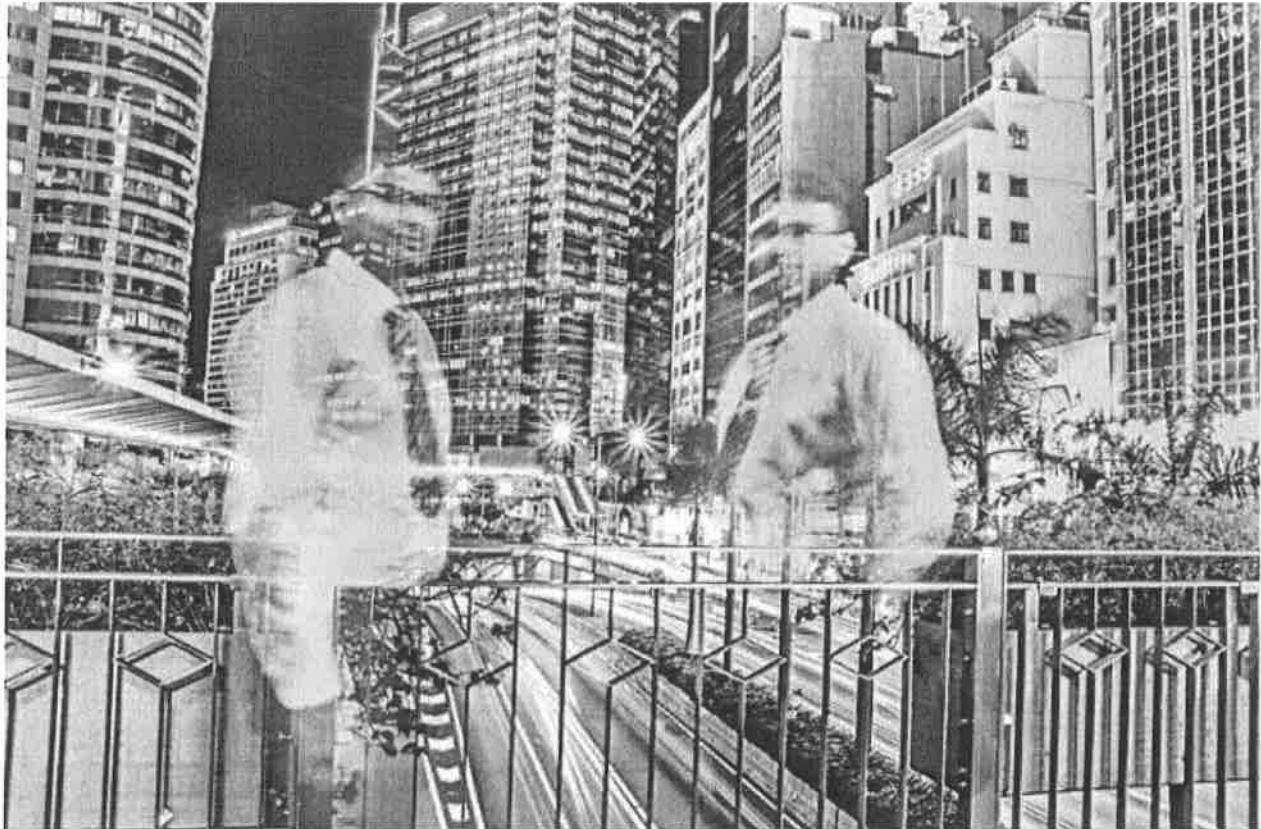


藝文札記——踏實做夢

◎ 2016-08-23 副刊



1/1 子浩認為面對不同的人，必須以不同的性格面向應對，通過獨特構圖寄寓人生。

作者：潘曉彤，簡靜如無事。

由「賽馬會TREE少數族裔青少年發展中心」舉辦的攝影展《我眼中的未來》，手製木頭車上，展示着十五位南亞裔青年對自己未來的想像。這些願望簡單直接，展現出他們的質樸、純真。

考活告訴我，他的中文名字是小學老師替他改的——「是『考試』的『考』，『生活』的『活』。」他漫不經心的介紹，彷彿尚未懂得這符號背後，預言生命將經歷種種考驗磨練的沉重含意。他的年齡無法從外表分辨，下巴長滿鬍鬚的他，原

來也不過十六歲，睫毛又彎又長，說起話來靈動的雙眼一眨一眨，像個小孩。

他身旁的子浩，是這次攝影展的另外一位主角，跟我這位素未謀面的陌生人不着邊際地漫談他的醫生夢、商人夢，着急的解釋他鏡頭下每幅照片裏的所有刻意營造的隱喻。迷上使用雙重曝光技術拍照的他，每一張作品都使出這看家本領，像孩子一樣，毫不吝嗇地表現自己。

考活喜歡打板球，三年前初次接觸板球運動，「後來我放假回去巴基斯坦，回來後就不想玩了。」喜歡或不喜歡都沒有特別原因，他的心思變化不定。其後看見家附近的小孩都在打板球，在板球員舅舅的鼓勵下，他重拾球板，努力練球，現在已是香港十九歲或以下青年軍的一分子，並通過選拔賽，入圍首三十名，有望獲選為港隊成員。

兩年前，我在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舉辦的社區導賞團中，認識了來自巴基斯坦的導賞員阿文。他認為社會以膚色和種族分別國籍身分的牢固思維，使他始終無法成為真真正正的香港人。的確，考活和子浩似乎也沒能完全融入社區，他們從來不敢踏進本地社區中心。而教育制度亦欠缺為以中文為第二語言的非華語學生提供明確的升學台階，亦使少數族裔往往只能投身勞動工種。

近日在灣仔舉行的《我眼中的未來》攝影展沒有嚴肅的討論，只是簡單地讓十五位南亞籍青年學習執起相機，以構圖表達自己對未來的期望，照片呈現的，是孩子們對自己未來樂觀單純的憧憬。香港社會一向對少數族裔不抱特別期望，加上童真，考活似乎活得更輕省，好像甚麼都可能。他想成為板球員，但打球收入不穩定，就想到當警察也不錯，公開試成績要是不達標，他就打算利用大專課程學歷投考警察，同時又希望到英國大學修讀汽車工程，學習一技之長。

為了攝影展，他邀請了和他同樣喜歡打板球的弟弟擔任他的模特兒，擺出拋球和擊球的不同動作，藉照片表達二人對打球的熱忱。他告訴我，香港目前只有七位用左手拋球的球員，他弟弟便是其一。由於左手拋球的球軌較難觸摸，敵方難以擊中，左撇子球員因而特別吃香，而他自己獨特的拋球動作也是本地球員中獨有，爆

發力很強，所以對自己和弟弟進入港隊都很有信心。這些照片沒有強調限制給他的束縛，反而讓觀者看到，考活如何在限制裏活得自由順心。

展覽的十五位主角中，另外一位是剛完成文憑試的子浩，正在修讀預備班的他，接續下來打算報讀護理課程，逐步實現他當醫生的夢想。成為醫生是他的第一志願，但因為無法在醫院拍攝，在利用腳架輔助拍攝的照片裏，他以西裝筆挺的商人形象出現，在晚間的中環街頭取景，「我喜歡幫人，香港好像很少看到南亞裔醫生，我想告訴下一代，我們也做得到。我第二志願就是做Business Man，也可以做很多慈善。」外表壯碩成熟的子浩，談及夢想時簡單直接，充滿童真，「我聽過一個傳聞，中環是最多商業活動發生的地區，而在ifc工作的人是最富有的，照片裏，我讓自己的身影與大樓重疊，讓人知道，我也想在這裏上班。」在攝影師的指導下，他愛上了使用雙重曝光拍攝，於是在每張作品中都留下自己半透明的身影。他說，透明的身軀象徵無論悲喜都能穿越，都會過去。他的作品表現出渴望成長的欲望。這份強裝的世故，也充滿在他對自己其他作品的解讀裏。其中一幅照片裏，他站在扶手電梯旁的樓梯底，「人不能走捷徑，捷徑會讓人更快掉下來，我寧可一步一步慢慢走，這樣才會成功。」另一張作品，在十字路口前，兩個他分別正面朝和背向鏡頭，「這象徵人生有不同方向，不要怕走錯，失敗了就嘗試轉變，最緊要努力，多試幾次一定會成功。」

